

知乎盐选 | 无常

待凌千荷走后，我又回到了花儿的房里。

慢慢坐在他的床边，我伸手将他汗湿的几缕发丝拨到耳侧，又摸了摸他额头的温度，依旧滚烫似火，高热不下。

我深深地叹气，昨天的这个时候，花儿还好好的，我还打趣着问他如何一眼认出我？

他当时没有立刻回答，只将温热的指尖轻触在我的眼皮上，缓缓摩挲须臾，才暖声道：「姐姐的眼睛，和别人的都不一样。」

我忍不住好奇地追问：「如何不一样？」

他如波目光朝着我浅浅一漾，唇边便含了橙暖的笑意：「姐姐的眼眸如星光霁月，每次望着我的时候，眼里就只有我。」

这话说的，我看你的时候若是眼里没你，那得多尴尬，啊不，多可怕。

他却静静凝我片瞬，目中的笑意渐渐散了，只漫漫浮现几分雾色，凝成了眼底薄薄的泪，声音也哽咽起来：「若姐姐没有回来，我.....」

我知他难过自责，便紧了紧握着他的手，以我手心的冰凉，慰他掌心的潮热。

他眸光沉痛哀悸，深望着我半晌，一把将我搂进怀中，掷地有声的承诺响在我的耳侧：「无论如何，我定会护姐姐周全。」

虽然我觉得他更需要我护着，但他这么说，我依旧很承情，心中亦有积蓄的感动温然漫上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：「你是不是.....早就心仪于我？」

他怔然一瞬，面色浮上一层薄红，眉目间都带了浅浅的绯色，微微垂下眼眸，轻声道：「姐姐身份尊贵高贤，我不过是一介卑微伶人，怎敢肖想当今.....」

「那现在呢？」我淡笑着望他：「现在我的身份也同样卑微，你都如何想我？」

「不是的！」他难得断口否定了我，神色肃重道：「在我心中，姐姐永远贵若珍宝，明如皓月，又曾救我于水火，纵使让我即刻舍了命去，我也是愿意的，只是如今.....」

「如今如何？」我问道。

他的目色低黯晦涩下去：「如今却会有几分不舍与不甘，不舍以后再不能见到姐姐，不甘日后常伴姐姐身侧的.....不是我。」

他这话让我肃然起敬。

其实每次他一开口，我都觉得说话真是门艺术，尤其顶着他那张艺术品一般的俊脸说出来，就更艺术了。

所以我决定也难得的艺术一把，嗔道：「我可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好好活着陪我。」

这话是真心话，人只有活着才能拥有一切，若死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而花儿，现在就正处于这种有和没有之间，而我希望他有，应有尽有。

我慢慢从回忆中抽回思绪，唇边的微笑渐渐消散，贴在他额头的手不自觉地地下移，轻轻抚上他的眉间，慢慢点过他的鼻尖，浅浅勾画着他的唇线，又缓缓摩挲过他的下颌边，手便滑至他修长的颈间，触感几近柔嫩软纤。

我轻压着指尖微微陷入肌理，目色冷凝，心头寒凉一片，花儿，凌天盟最神秘的暗桩，竟然是你。

所以初遇是在红馆，因为红馆是凌天盟的产业，馆主自然任你差遣。

所以再遇到是在皇家别苑，前以百年祥瑞引我相见，后于听荷塘色诱。

所以赵阁主刺中你，会有蒙面都掩饰不住的惊诧震骇，因为他认出了你。

所以傅长卿见你受伤，会有极力克制都隐藏不住的关切，因为他是你的直系上线。

所以刺客撤退时，就只看前方，却对身后诸人毫不设防，因为你和傅长卿都是凌天盟的自己人。

所以我初初附身盛雪依时，寿康宫的起火也并非偶然，而是你有意为之，目的便是为了引狗鹅子过去。

因为殉葬前的临行谢恩，是你刺杀他的最后机会。

这也就能解释，为何灵堂见面，你会面色奇异而犹豫，因为你并非认出了我，而是看见了盛雪依，看见了.....你的少主。

所以你最终没有动手刺杀狗鹅子，也是因为怕误伤盛雪依。

而得知我借尸还魂，对身体原主人的问询，还是在关心盛雪依。

一桩桩、一件件看似巧合，放在一起却过于巧合的事件，我竟今日才恍然大悟，究竟是你演技太好，还是我太过信任你？

我越想越是心惊，突然就觉得到嘴的鸭子飞远了，到手的爱情落选了，心里有点空落落的难受。

但同时我又清楚地知道，在我死后，花儿的伤心欲绝是真的。

刑司之内，绝望中呢喃低唤着的「姐姐」也是真的。

高烧昏聩时，不假思索的奋力拥抱还是真的。

今日的舍身挡剑，更是真的，完完全全印证了平日里，他频频望着我出神，目光深郁忧虑，一遍又一遍地保证的要护我周

全，他确实做到了。

所以不管他接近我的时候，怀揣了多少假意，我却一点都不怀疑他现在的真心，他秉性至纯至臻，至情至性，认准一人，便是连命都能给了去。

说到底还是立场不同，各有无奈，我又如何能怪责他？

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利用他。

比如勾引他，蛊惑他，让他对我死心塌地，让他对我易身换魂的秘守口如瓶，让他成为我在凌天盟的底牌。

具体操作就是.....娘诶，我不会。

这可咋个办？

不慌，没见过猪跑，我还没吃过猪肉吗？

没勾引过别人，我还没被别人勾引过吗？

小意思，尽在掌握。

但我现在太难受，还是明天吧，今天就先用来祭奠我那刚发了芽，就又被现实的大雨浇得劈叉的爱情。

虽然我总说我没有心。

但是我偶尔也会长点心。

比如知道傅爹和母亲的情深过往的时候。

比如花儿听到我借身还阳，不顾一切抱住我的时候。

花儿当时的表情，与当年皇上堂哥以为盛虞澜鬼魂回来时的神情一模一样，我至今都记得堂哥哽咽着说的那句话：「不管你是人是鬼，你只是我的爱人。」

我想，花儿也该是爱我的，而我，并不介意他利用了我，毕竟他利用我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会爱上我。

但我的心路历程就比较复杂了。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有点深。

爱不知所终，一瞬消无踪。

准确地说，我对花儿的感情，也不能算是消失了，而是中止了，因为我要先确定一件事情：我的死，究竟是意外，还是谋害？

我本就觉得上辈子死得蹊跷，但一直的怀疑对象只锁定在狗鹅子身上，因为他是我与人为善一辈子，唯一一个吵红脸的人，其它人都是稍有不合的迹象，就被我弄死了。

毕竟我向来擅长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补刀。

当然还是有其他人有作案动机的，但是具备作案条件的，就只他一个。

不过现在知道了花儿的身份，明显花儿嫌疑更大。

所以我需要确定，我的死究竟与他有没有关系？

我这一生，利用别人，也被人利用，杀害别人，也接受别人杀我，但尽人事，输赢认命，看得开。

但是.....

我缓缓将虎口卡上他的喉结，掌心下的血脉在潺潺跳动，证明着生命的鲜活，似乎再加半分力气，便会生生碎裂，花儿，如若我的死与你有关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你。

毕竟，我待你，与待旁人不同。

谁都可以杀我，你不行。

或许是我看着他的眼神太过冰冷，他似有所感触，羽睫微微颤了颤，便缓缓睁开了眼，目光有一瞬间的迷惘。

我立即掩饰了神色，心虚地想要收回覆在他颈项的手，却被他一把握住，满面担心地问：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看起来这么.....悲伤？」

我安抚地笑笑：「自然是担心你。」

他却摇了摇头，固执地攥紧我的手：「担心之外，还有伤心，我感觉得到。」

这就有点难为我了，毕竟我又没伤心过，我怎么知道自己伤心什么样？

我当正常人当得少，你可不要骗我。

「有吗？」我问道。

「有的，姐姐的眼尾都垂了下来，若把姐姐比作小狐狸，」他伸手轻抚了抚我的耳朵：「此时耳朵和尾巴都该难过地耸搭着了。」

画面感很强，懂了。

「但我觉得你更像狐狸。」我静静凝视他。

他面色一滞：「我.....吗？」

我微微弯唇，刻意模糊了言辞：「你的眼睛像狐狸精一样漂亮，勾魂夺魄。」

他带了几分探寻打量着我的神色：「姐姐的言辞，总是特别。」

当然得特别，不特别怎么转移话题。

正说着话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承安略显急促的敲门声：「盛姑娘。」

我才要起身去开门，却陡然被花儿按住了手，我的掌心本就贴在他的胸口，瞬间便感觉到他的心跳快了起来，眼底也浮现了

浓重的忧虑与不安。

我并不觉得他知道我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他这副模样着实古怪，遂开口问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望着我，清褐的眼眸在荧荧烛火的映照下，依稀有着水光，衬着两颊连绵而出的浓嫣飞红，极是惹人爱怜，目中似有千言万语，汇到唇边却只余了楚楚欲止的一句：「姐姐可以抱抱我吗？」

我自然应允，才微俯下身，就被他一把搂进怀里。

我惊了惊：「小心伤。」

他却不管不顾，只用力地抱紧我，将滚烫的脸贴在我的颈边，半晌，才小声问道：「姐姐.....可怪我隐瞒身份？」

你明知会泄露身份，却还是冒着风险救我，以命相赎，我若怪你，我还是人吗？

我不是。

但我虽然不是人，可我也不狗，人各有身不由己，我能理解。

只要不是你杀了我，你做什么我都不怪你，甚至在查清之前，依旧喜爱你，这是我对你的特别。

然而我却不能直接问你，有些事情一旦摆到台面上，便再难如往昔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，又失去一个凌天盟中的助力。

于是我和声答道：「不怪，咱都自己人。」

话音未落，只听承安又敲了敲门，声音更急切了几分：「盛姑娘.....」

我刚要动，花儿却倏地收紧了手臂，哀哀求道：「姐姐不要走好不好？」

我尽量撑着不压到他：「我很快回来。」

「你不会回来了。」他突然执拗起来，勒得我有些发疼，几乎同时，有炙热的泪濡湿了我的侧颈，低低的呜咽便在耳畔响起，伴着哀鸣般的颤音：「我一直很想你，很想很想，想得心都碎成一片一片了，你却依旧没有回来。」

我不禁有些动容，便抚了抚他的发：「这次是真的去去就回。」

他却轻摇了摇头，一双狭长美目幽幽沉凝地瞧着我，明明是这样浅的眸色，却莫名让人有种恍坠深渊之感，他唇瓣微翕，嗓音暗哑：「姐姐当初既救了我，便不能再丢弃我。」

「自然。」我巴不得你对我死心塌地。

他微微弯唇，朝我绽开一个染着泪的笑容，仿若拂风凝露的洁白栀子，缓缓伸出小指道：「说定了。」

我虽觉好笑，仍从善如流地勾住他的指节，并以拇指指腹相印，接着才要收回手，却被他圈紧我的手指猛地一拉，便一下跌进了他的怀里，还碰到了他的伤口，

他却不肯放手，只蹙紧双眉，低低闷哼了一声。

可我觉得这不能怪我，但我也觉得我该关切一下，于是问道：
「还好吗？」

他浑不在意地摇一摇头，只目色温软和煦地痴望着我，炙热手掌覆握上我的后颈，将我朝他压下来，便有翩若蝴蝶的轻吻浅浅印在额间：「姐姐给的疼，甘之如饴。」

那.....好吧。

我替他掖了掖被角，待他轻合双目，才起身离开。

但在我出门后，他倏地又睁开了眼，一颗泪自眼角滑坠，失落落地呢喃：「你不会再回来了。」

我一开门，只见承安已经急得直冒汗，连一向四平八稳的声音都透着几分焦灼：「陛下伤重了，请姑娘快去看看。」

伤重？

我那一掌连内力都没有，就狗鹅子那健壮的体格子，我一小姑娘还能把他打坏了？

老瓷王！

又碰瓷！

当然，我只是这么想，我不能真这么说。

但我还什么都没来得及说，承安这个老狐狸就已经看出了我的不屑，急急解释道：「前几日姑娘出宫，陛下将追影派随，以致自己被刺客所伤，因恐朝野震动才隐忍不发，可伤势未愈，下午又添新伤，到了晚间已经进不下药了……」

啊？

这样吗？

这我确实不知道。

但不知道也不是理由，打人就是不对，打的还是一国之君更不对，还给他打坏了愈加不对，杀头大罪，我得挽救一下。

我突然忆起了前几日他给我用的伤药，原来那个时候，他果然受伤了。

我紧催着承安去了养居殿，还隔着老远的距离，就听见狗鹅子已经醒了，正在殿里大发脾气，冷厉地叱喝着「滚出去」。

片刻，便有宫女红着眼噙着泪退了出来，想来回去必是要哭一场的。

我突然就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有个小毛病，最怕别人跟我发脾气，只要有人吼我，我立刻就会身体发冷、眼前发黑、头晕耳鸣。

这个童年阴影自我爹，小的时候，每逢我娘的生辰和忌日，他都会借酒浇愁，一喝喝到大半夜，喝醉了就踹开我的房门，

大怒着将酒坛子摔在床头，伴着碎瓷片和酒水的炸裂飞溅，暴跳如雷地对着我吼骂，手中闪着寒光的刀也会跟着乱挥乱舞。

他恨我害死了我娘，我知道。

但我觉得他骂我不如骂自己，如果不是他硬娶我娘，我娘就不会怀我，我娘不怀我就不会血崩，不血崩也就不会死。

明明是他的错，他却把所有罪责都怪到我头上来，简直是逻辑稀碎的典型。

我也恨他害死了我娘，可我怪他了吗？

我怪了。

但我没骂他。

我就只是毒死了他，并且心平气和地补了一刀而已。

我从头到尾骂他了吗？

我没有。

因为他不配。

但在他骂我这年年复年年之中，我虽然菜如弱鸡，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但也被迫记下了超丰富的污言秽语和诅咒唾言，所以我有点纠结：等会儿狗鹅子要是骂我，我要不要骂回去，毕竟我还是比较有信心能骂得他回不了嘴的。

但是他回不了嘴，可能就会封了我的嘴。

那还是算了。

不过我也实在不想进去当出气桶。

然而承安的脸上明显写着不进去不行，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新熬的药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

一进屋，看到地上满是碎裂的杯盏和洒溅的药汁，简直神还原我的童年阴影，我心里就更怵了。

狗鹅子听见我进屋的声音，周身的厉煞之气霎时更强烈了，一抬眸瞪过来，那眼神说是恶鬼投世都毫不夸张，简直要将人生吞活剥一般，吓得我悚然一惊，瞬间梦回幼年，身子立时便麻软了半侧，差点连药都端不稳。

但是没关系，只是身体的下意识反应，一会儿就能恢复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我早就不再怕了，甚至开始思考：狗子这暴虐的神情跟我爹简直一模一样，所以他这辈子当我爹那事儿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

而他在看清是我之后，立刻便收敛了凶戾之色，目光也奇异地亮了起来，像是瞬间燃起了两盏暖灯，竟有了些许温和的喜悦。

更可怕了！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退。

他一见我面上的瑟缩神色，下意识朝我倾身的动作便僵住了，忽然又沉了脸，冷哼一声便躺了下去，转过去用后脑勺对着我，整个背影都透露着生气巴巴的架势。

变脸技术哪家强，皇宫大内养居房。

我定了定心神，端着药不自在地走了过去，小声关心道：「你伤好些了吗？」

他不理我。

「又生气了？」

还是不理我。

「我不知道你受伤，不是故意打你的，我给你道歉，好不好？」

依旧不理我。

我忍不住轻拨了拨他的肩膀：「别气了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」

「哼！」

「我给你带了好喝的，亲自喂你，成不成？」

「哼！」

「本宫第一次哄人，你多少给点面子，中不中？」

「才怪，你明明就哄过琮儿。」他终于开了尊口。

「哪有，你记错了。」琮儿辣么懂事，一般都是他哄我。

狗鹅子这才扬眸睨我一眼：「当真没哄过别人？」

「我哄没哄过，你还不知道吗？」毕竟除了我不是你亲妈，就没有啥是能瞒过你的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！

他这才缓了脸色，慢慢转过身来，又由着我扶他坐起来，傲娇地开口：「既然你诚心诚意地想喂朕吃药，那朕就大发慈悲地喝了罢。」

哎哟哟，我还得谢谢您赏脸了呗！

眼瞧着他心情见好，我生怕他再别扭，赶紧把药给他灌了进去，差点呛到他。

「你.....！」他气得眉毛都竖了起来：「你就是这么伺候病人的？」

你病人就是这么难伺候的？！

不过我倒也没想到您喝的这么娘，划掉，这么优雅。

但是我惹不起你，我只好道：「不好意思，没伺候过，下次注意。」

骗你的，我喂过你爹小半个月的药呢，还把他药死了，要不给你也试试？

「下次.....」他不知低低呢喃了句什么，莫名脸色又好了起来，但依旧刻意压着上翘的唇角道：「下次看你表现。」

我敷衍地点了点头，这次都不愉快，还想有下次，想得美！

真是做了人类想成仙，生在地上要上天，把你厉害坏了！

然而还真有下次！

而且不止有下次，还有下下次，下下下次，下到后边几十次！

真是生活不易，全靠演技。

然而我演技并不咋好，评委还很难搞。

当然这些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狗鹅子歇下之后，我在一旁小榻上守夜，守着守着，我就琢磨出来一些事情。

之前我总觉得，狗鹅子就算再欲擒故纵，也不可能忍受盛雪依救下花儿，并且留他在宫里养伤。

而今知道了花儿的身份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狗鹅子其实是怕打草惊蛇，想放长线钓大鱼，毕竟凌天盟树大根深，盘根错节，如今漠北和西辽的边境都不安生，实在不好大动干戈。

可手里掌握着少主和诸数暗桩就不一样，加以利用，借力打力，暗中拔除，可比大张旗鼓有效多了。

要不人家能当皇上，脑子就是好使，就是沉得住气，太狗了，不愧是我鹅子！

不得不说，花儿和狗儿，一个总想找机会推翻对方政权，一个总想找机会端了对方老巢，这明枪暗箭、你来我往地交锋，精彩太精彩，有趣真有趣。

可惜我现在不能让他俩相互残杀，毕竟花儿肯定被碾压，他现今受了伤，再加上新仇遗恨的，狗子指定放他不过。

所以我连夜就安排人将花儿送走了，正好花儿也烧得不省人事，还省得我给他下蒙汗药。

我知道蒙汗药伤身，但若我直接跟他说要送他出宫，他肯定不乐意，那我还得动嘴皮，然后他依旧不乐意，再一扯皮，扯到狗鹅子一醒，得，想走都走不了。

这么一算下来，蒙汗药的伤害都显得过分可爱，当然省了蒙汗药的花儿更可爱。

有一说一，狗鹅子之前给我的腰牌真好使，毕竟如朕亲临，守门侍卫查都没敢查，跪着恭送出去的。

第二天，狗鹅子知道花儿已经出宫了之后，发了好大的脾气。

但是腰牌是他亲自给出去的，侍卫只是见腰牌行事，他也不好明旨降罪，就只好自己生闷气。

但是他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想，渐渐变成了生明气、很生气、非常生气、特别生气、极其生气、气得不得了，其窝火程度，大概只有我死之前的那次吵架稍可一战。

我记得在那之前，我们就已经为了花儿争论了很多次，但那次最为严重，争闹到后来，狗鹅子甚至在盛怒之下脱口而出：

「朕绝不允准这种狐媚惑主的低贱变宠踏入宫门一步！」

气得中间断句都没有，可以说是很气了。

但我也生气，气得脑瓜子嗡嗡的，邪火直冲脑门，立刻针尖对麦芒地怒道：「那本宫便陪他在外，永不回宫！」

狗鹅子表情瞬间僵滞了，像是猝不及防地被我捅了一刀，眼中的痛色都来不及掩饰，直闭了闭眼，才勉强恢复冷静自持，嘴唇翕动好几次，俨然已经被气到发颤：「你、你当真为他做到如此地步？」

我.....我其实不当真，但气势不能输，于是便掷地有声地回道：「是！」

本来我对花儿并未有多上心，但长久以来，狗鹅子在面首的事情上屡屡阻挠，一次又一次地横加干涉，如今还愈演愈烈，控制欲显然已经到了一个极致，这着实激促起了我的叛逆反骨。

我殚精竭虑、呕心沥血爬到太后的位置，是为了收个男宠都被你指手画脚的吗？

我这一生，从不和任何人面对面起冲突，向来都是暗戳戳地剔除，只有他，只有他一人，我不想算计，亦不想再忍耐，今日必须要有个交代。

他死死盯我半晌，那目光几欲将我生吞活剥，着实慑人，直将我骇地后退了一步。

他却突然又被激怒，倏地欺身上前，一把攥住我的手臂：「你怕我？你为什么怕我？」

我怕你打我，我又打不过你当然怕你。

「没、没有。」我满脸都写着坚强。

他将我的手抓得极疼，不依不饶地问：「我难道对你还不够好？我还不够事事依从？我究竟哪里没有如你的意？你说！」

选面首方面就没有如我的意啊！

自己难道没点数儿吗？

不过我虽然被他莫名的诘难整懵了，但也恢复了些理智，一心只想平息他的怒气，便立刻降低了要求，说我就要花儿，只要花儿，甚至连连保证将其余伎子全数遣散。

我明明诚挚坦白，他却似失望至极，眼眶微红地狠盯着我好半天，才恨声道：「你将他放心里，却不知将我丢弃在哪里！」

你这话说的，你如何能和小情人比，人家长得天姿国色，俊雅无双，还对我还千依百顺，温柔解意，你哪里比得上。

毕竟你是天下人的，花儿才是我的。

但是刚才吃过说实话的亏，我这次识相地没吱声。

他暗沉的眼眸牢牢锁着我脸上良晌，忽地笑了起来，眼中却尽是阴蛰嘲弄：「好，很好！」

他嘴上说着好，心里却怀疑我是鬼上身，不知听了哪个的谗言，素来不信鬼神的他，竟然召来了国巫给我驱邪。

那国巫也是个没眼色的，没日没夜地绕着我念咒，请神咒和驱魔咒我都会背了，好几次忘词还是我提醒的，专业水平太差了。

至于我为啥不大发神威将他赶走，因为我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说句话都费劲。

就其实在和狗鹅子差点翻脸的第二天，我就深觉这么得罪他不明智，便装病给我俩一个台阶。

我就想着，我一病，他一来，我一哼唧，他一消气，和好成就顺利达成，多么地自然而然，一点不突兀。

然而我装病装了一下午，他没来，我却真病了，然后我就死了。

真是倒霉双至，祸不单行。

这么一回忆，我突然又觉得狗鹅子的嫌疑变重了。

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！

但是鉴于他现在火气正旺盛，他上辈子杀没杀我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现在别一怒之下杀了我。

于是我赶紧给他端了碗宁神消暑的绿豆汤，期待他清清心灭灭火，但显然那玩意并没有什么效果，他喝了一口便又质问道：「你连夜将他送走，就是为了防着朕对不对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